

丁慰慈回憶錄之六

傳秉常的故事

● 丁慰慈

五湖四海恣游賞，美景良辰且放歌

風流大使喜愛攝影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季夏，我奉派赴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館任所時，因勝利還都不久，百廢待舉，外交部章則制度，多付闕如，而我自己，更可謂少不更事。某一日，劉錚次長的秘書約我晉見；知我數日後即將赴上海洽辦製裝和船票。劉次長說，『你去莫斯科，總應該先來看看我』。言下之意，係責備我事先未請謁向他辭行。說完後，劉錚次長將六瓶酒交給我，囑轉給傅秉常大使。其後我才知道，傅秉常原來是劉錚在立法院外交委員會的長官。

外交部部令發表後，我駐蘇大使即急電催我赴任，並屬於赴上海時向永安公司洽購使館所需公用物品，採購單中所列多係宴客用的材料。公司董事長在饑行時向我說，採購單中竟列有五十公斤白米，令我好奇怪。

到莫斯科後，戰事雖已停止年餘，但物資仍奇缺，因此傅秉常大使及館中同仁，到瑞典、法國採辦家居用品，是司空見慣的常

事故的常秉傳

傅秉當時年三十二歲，風度翩翩，風流成性，為浪漫天成多情的法國小姐包圍對象，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所以說他『猛啃洋肉』。

塞納河邊弔古懷今
塞納河Seine，法國文化之母，自東北

事。就傅秉常大使言，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隨伍朝樞參加巴黎和會時，我自己那時才三歲。其後傅氏代表伍廷芳參加孫中山革命

陣營後，一九二八年由於國共分裂，胡漢民、孫科、伍朝樞（廷芳之子）和傅秉常等十四人都相偕遠遊歐陸，十四人中，有胡漢民的女公子胡木蘭、秘書劉蘆隱，曾任上海地方審判廳長的鄭毓秀，體型肥胖的法學家吳尚鷹，和已先到巴黎的王寵惠等。

王寵惠初到巴黎時，因理髮師敲竹槓用多瓶香水洗頭而致所費不貲，人稱閻佬，王寵惠自己亦自謔稱小閻佬。其時，鄭毓秀對王寵惠戀戀難捨，而吳尚鷹卻藉口補習法文被女房東苦追不已。幽默成趣的胡漢民，信口作了一首打油詩：『莫道他鄉勝故鄉，閒弄花草費思量。房東一味親肥佬，廢長隨時困老王，既是閻人無大小，須知環境有陰陽。其中啃肉最辛苦，美色中人傅秉常』。

。其時胡漢民的女公子胡木蘭小姐荳蔻年華，初履花都，十分興奮。那時攝影尚未大衆化，傅秉常與郎靜山都為早年喜愛照像者，所以胡木蘭經常在遊覽時央請傅秉常對於方向、光圈、快門等指導如何使用，稱呼秉常為『師傅』，胡漢民也跟著女兒，經常呼他為師傅，以示親切。為了喜歡獵取鏡頭，傅秉常對巴黎的名勝古蹟，自然十分熟悉。

傅秉常抗戰期間兩次訪俄都取道巴黎，而最後一次的『公差』，則代表出席一九四六年巴黎和會。於此我回憶一樁趣事，傅大使出席前，外交部三次電報囑傅秉常勿攜帶曾是某大學校花，思想左傾，行為浪漫風流的胡濟邦秘書同行赴法，但最後傅大使和她還是同日啟程，快樂的前往赴會。由於一九一八年傅秉常參加巴黎和會時，王世杰部長還是留英學生，所以此次雖見外交部三次電報，傅秉常的心中一定是在想『著勿庸議』了。

流向西南，長四百八十二英里，貫穿了巴黎，使得此世界型的都市更形華美壯觀。東北方稱為左岸，西南為右岸，河流區每五百公尺左右，建一道橋樑，三十二座造型各異的通道，橫臥為巴黎市區的走廊，河上的游艇，兩岸古色古香的建築物，那無數誘人的文化資產，羅列薈萃，自不必說，歷史悠久的文化塞納河，在歐洲文化生長過程中，業已照顧了法國一千年。

拿破崙曾傲視歐洲，至今仍為世人所懷念。因為他不祇是戰神，而且是法律起草人、理財專家、都市計畫的先行者。不過巴黎市區全貌的規模宏敞，井然的秩序宜古宜今，卻應歸功於拿破崙三世。拿破崙的侄子——路易拿破崙，曾被推為第二共和的總統。

路易拿破崙好大喜功，與乃叔頗為相似，登上總統寶座後不及四年，便自稱為拿破崙三世，在位自一八五二至一八七〇年。

巴黎的特點，就是不僅市郊東西有面積廣大的文森森林和布朗尼森林，而且市中心有鳥語花香的協和廣場，其他如盧森堡公園、荷斯曼大道、香樹麗舍大道、大軍道，都擁有寬廣平坦的路面，優美坦適的人行道，

和涼爽宜人，綠蔭夾道的古樹。至於配合這個大都市設計的歌劇院、博物館、圖書館以及中央市場等，都是在那二十年之內設計完成的。

巴黎向世人驕傲的香樹麗舍大道，就以行道樹而論，木高為十二米，如需補種時，

都須擇樹齡二十五至三十年同類等高的樹木，因此無論何時自大道的店面遠眺，或自行駛的車中外望，永遠都是一排整齊畫一的樹木，加之以在照明方面，T字形的燈柱，也與行道樹同為十二米，分別照射車路和人行道，但為了保存香樹麗舍大道雍容華貴的古意，車道燈偏黃，人行道則為白色，由此可以見設計者風格表現的匠心獨運。

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近決定，政府在二〇

一〇年左右，將費十四兆日圓，將首都遷至離東京約三百里之處，以容納政府機構和各國大使館。祇有皇宮不移動做為文化中心。

從這項消息，可以反映一百五十年以前巴黎都市設計者計畫之周詳，眼光之遠大，和魄力的雄厚。

塞納河孕育了巴黎，巴黎豐富了塞納河，因此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駐蘇大使館關閉後，傅秉常大使和出國的孫科院長便卜居塞納河畔，更增加我在巴黎時，去作那盈虛、是非、成敗、興衰的訪談與無窮感慨。

使館人員相繼撤離

一九四八年國共戰事逆轉，我在莫斯科

的街上，許多俄國人向我執手道賀，使得我啼笑皆非。馮玉祥在局勢混亂中想插上一腳，分一杯羹，赴莫斯科朝聖，於途中被史大林燒死在黑海的渡輪上（其家屬及李德全天均無恙），而國內左派人士的若干暗諁的電文，都投送到我們大使館裡，真是一片亂

象。

那時局勢混亂，消息隔絕。在鐵幕之中心，賴以靈通時局變化者係依靠倫敦BBC，華語廣播，某日下午四時許我到傅秉常大使處送公文時，適逢大使正細心聆聽，我侍立公案旁，親自聽到廣播中何應欽內閣發表

『傅秉常為外交部長』的明晰聲音。傅秉常大使默無一言，歎了一口氣，將收音機關上才接了我的公事。

我回憶當國內戰事激烈較上述廣播稍早之前，政府推動和談運動時，曾在極機密情況下，進行美、英、法、蘇協助國共和談的工作。當我見此一電報時，不禁歎息政府在無路可走之際，與虎謀皮。但卻不料傅大使偕陳定公使與蘇聯外交部次長左林相晤，轉達我政府訓令後，對方雖未直接作承諾，謂為『不干涉內政』，但語氣委婉，態度溫和，以力促我方自行努力進行等語作答，大使館也據以回報外交部。

事後局勢發展顯示，蘇方確已將大使館提議，轉達中共，這也可能就是毛澤東在和談中所提『戰犯名單』對莫斯科所發電文的反應。傅秉常於正式接到何應欽電文時，即電詢國內三友人——王寵惠、孫科、吳鐵城。三人署名覆電建議不妨以述職名義返國一行。

傅秉常到香港借了宋子文的密碼與彼時『引退』在溪口的蔣介石總統通電，覆電謂『返蘇任所為上策，否則出任外交部長亦可』。傅秉常知覆電『眞意』，乃函告何應欽『

中無法從命』，即於回國後由歐洲轉莫斯科原外任。

傅秉常目睹局勢，回蘇後即著手整理的事務一切。七年的大使任所，需著手整理的事務自極紛繁，與大使關係極密切的名女人胡續邦三等秘書，亦已於傅秉常『述職』時先後赴北京投靠人民政府，所幸大使館另一男同事隨員錢承庸，悉心照料，使傅秉常大使得從容離任。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克里姆林宮承認北京政府。同月二十六日我為第三批領隊率領同仁離開莫斯科，且在列寧格勒作二日的遊覽，再經芬蘭轉瑞典而抵法國。

時駐巴黎蔣恩鑄總領事三個女兒，正待字閨中，撤館來法的錢承庸正好為入幕之賓，和總領事的二小姐結婚。我全家大小五口，也是喜宴中的客人，而主婚人就是傅秉常大使。

在席間約略了解傅秉常大使到法國以後的近況。得知孫科已卸行政院長任離國門來到巴黎與傅秉常同住。

赴法寓居巴黎近郊

傅秉常的法國寓所位於巴黎近郊，在塞納河右岸，憑欄小憩，塞納河的洪流，洶湧澎湃，兩岸垂楊飄拂，極幽靜閒逸之致，院落可停四部座車，兩層樓為坐北向南的歐式房子。

先前沒有隨大使赴莫斯科任所的原配何氏夫人，舊式廣東婦女衣著，絲毫無貴夫人

氣派。何氏係香港富紳何啟的第六女公子，其二姊即民國十六年南京開府時任外交部長的伍朝樞（梯雲）夫人，以及兩度使美任欽差大臣伍廷芳的媳婦。

鄉婦模樣的何氏夫人，在法國寓所持家務井井有條，操極其流利優雅的英語，對夫君傅秉常的生活照顧備至，事必躬親。也許是由於夫人的管教太嚴，過分細致週到，是構成傅秉常大使七年來不攜帶家眷到任所的原因，傅大使也從不提起家庭生活，祇是偶然談到其岳丈何啟的顯赫家世。

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前，係由傅秉常、王寵惠和戴傳賢三人起草五院組織法，嗣胡漢民任立法院長，傅秉常擔任立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並民法起草委員會召集人，此時和總領事的二小姐結婚。我全家大小五口，也是喜宴中的客人，而主婚人就是傅秉常尚寬、林彬、鄭毓秀與焦易堂等，均分別是立法院外交民法兩委員會成員，而夏晉麟、劉鍇，則在外交委員會任秘書。

傅秉常師事伍廷芳

民國二十一年孫科繼胡漢民任立法院長，傅秉常參加五五憲草之擬訂，其他尚有張知本、吳經熊等。至於憲草擬訂，孫科自兼委員長，立法院其他五委員會委員長均納入為起草委員。孫科雖自兼委員長，但開會召集人仍為傅秉常。由於傅秉常與孫科共事久，且立法院中事多交由傅秉常負責，因傅秉

，其『出道』時間亦比孫科為早。
孫中山是平民革命，伍廷芳是清廷的駐美使節，兩人雖教育背景同，志趣一致，但出身迥異，伍廷芳是傅秉常的姻長、首長和恩師，傅秉常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係連襟。

辛亥革命南北議和時，係由唐紹儀代表清廷；伍廷芳代表孫中山之南京政府。其後孫中山於民國七年組織大元帥府時期，伍廷芳為七總裁之一兼外交部長，而伍朝樞則於民國十六年清黨後國共合作初組國民政府時，任外交部長。其時編制簡陋，傅秉常的職務實際是外交部政務次長。

話說從頭，當傅秉常初畢業香港大學時，由於伍廷芳女秘書出嫁，他在伍家代理秘書，其後並於中文秘書出缺時再行兼任，由於此一機會，傅秉常不僅得暢讀伍家的豐富藏書，於關鍵處請伍廷芳指點。而對於疑難性之法律問題，伍廷芳且為傅秉常講解，往往達二、三小時之久。更常指定一書，在傅秉常閱讀後提出要點加以考問。在這段時期，伍廷芳曾短期任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傅秉常係任伍廷芳的貼身幕僚。以伍廷芳的中英文造詣以及法學的淵博知識，對傅秉常往後學問事業的成就，無疑有莫大的助益。

這一段學術傳承的過程，就伍廷芳而言，固然是因材施教，樂於陶鑄人材，使成大器。就傅秉常言，很幸運地與這樣一位大政治家、學人相聚一室。傅秉常是香港大學首屆學生，經五年的嚴格甄選後而名列前茅，

以唯一的榮譽生畢業，且同時致力於中文古籍的攻錯，因此才有能力接受伍廷芳高深法學的陶冶，使賓主之間誠信相孚，如魚得水。傅秉常以工科畢業，而其後榮膺港大母校的法學博士，實非偶然。適宜的泥土，優良的種子，才能培植出艷麗花朵，此語誠然。

周旋元老太子派間

第一次大戰時，由於中國曾派華工參加協約國助戰，故巴黎和會中國方面亦派代表出席，時南北分治，南方代表爲王正廷、伍朝樞（後因故改派魏宸組），北方代表爲陸徵祥（外交部長），顧維鈞與施肇基。傅秉常爲南政府代表團秘書。巴黎和會時，南北代表均住一旅館，氣氛融洽，但立場迥異。因日本欲繼承戰敗的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南方堅決反對，演成群衆運動。其時王世杰亦以留英學生身分，參加反對北政府對日本在山東問題上之可能讓步。

南方在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成立之軍政府，伍廷芳、孫中山均爲七總裁中之成員，伍廷芳兼任財政部長，傅秉常爲粵海關監督，當時粵海關係因八國聯軍賠款案由英美掌握，在扣除賠款定額後交中國政府，名「關餘」，爲中國政府財政主要來源之一。孫中山與桂軍決裂後，囑傅秉常匯關餘接濟，由於南北分治，在提款手續上經過訴訟程序。傅秉常即代表南方政府在香港、上海法院分別進行。孫中山派汪精衛協助傅秉常，最

後終於將所存款項提出，對孫中山重返廣州時之軍政開支，大有裨益。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伍廷芳偕傅秉常由日返國，孫中山派廖仲愷、古應芬、朱執信與孫科四人與伍廷芳聯絡，傅秉常代表伍廷芳，是爲傅秉常與孫科二人訂交之開始。傅秉常參加巴黎和會，孫科還在美國念書，所以傅秉常比孫科出道爲早。

孫中山爲了達成革命目的，勇往精進，百折不撓，但亦有爲環境而妥協者，例如讓位袁世凱以及伍廷芳等七總裁，即其例證。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由於富商楊西巖捐輸鉅款，助孫中山回粵，但附有條件。嗣孫中山即依條件發表徐紹楨爲省長，而與胡漢民計畫相左。接洽過程，係全由孫科策畫。命令發表後，孫中山偕傅秉常往訪胡漢民，至則三人相對無言，坐未幾，胡漢民邀孫中山赴內室，旋聞胡漢民惡言惡語之咆哮聲，延續至半小時許，孫中山了解其性格，俟其怒氣稍舒，始徐言辯釋。胡漢民怒氣平息後，孫中山始挈傅秉常離去。由於洽談由孫科經手，自此以後，胡漢民對孫中山雖仍一貫忠誠，但與孫科則從此不睦，是即早期國民黨太子派與元老派分裂之開始。孫中山在廣東組織大本營時，胡漢民、汪精衛與廖仲愷均因與太子派孫科對立原因未曾參加，時傅秉常爲大元帥府之外交秘書兼兩廣交涉員。其後胡、汪、廖又逐漸回到孫中山左右。另一方面，孫中山革命政策亦轉變，主張聯俄。

另一嗜賭者爲傅秉常之連襟、摯友與長官之伍朝樞。伍朝樞學識，最爲傅秉常所欽佩，但其生活豪侈，使伍公館有不夜天之雅號。而可以中午留連床榻熟睡。傅秉常陪伴至深夜，但翌日則須準時上班。傅秉常回憶謂年輕體健，乃能應付此備極辛苦之工作。慰慈隨傅秉常於莫斯科任所四年，又於退職時往來於巴黎寓所，其後傅秉常由法返臺擔任司法院副院長之前，慰慈尤經常候晤。傅秉常從未言及麻將，更未參加手談。

中 可見在廣州時期，周旋於元老派太子派之間
外 ，實有其職務上需要之苦衷。所以命之爲『
雜 革命麻將』，似無溢譽之處。

對汪精衛了解深刻

由於英國爲香港利益，不敢開罪北京當

局，革命缺乏奧援。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

，孫中山聯俄方案開始進行，主其事者爲廖仲愷。鮑羅廷初來華，頗知檢點。不久後即利用孫中山幕下派系，操縱分化，部分元老慷慨陳詞，聲淚俱下，甚至於孫中山要開除他們的黨籍。加之以胡漢民兄弟胡清瑞、胡毅生，乃標準的市井小人，同時汪精衛的太

太陳璧君和廖仲愷的太太何香凝，互不相容。種種恩怨牽絲掛網，因此演變爲廖仲愷的被刺。

廖之被刺，係國民黨黨史大事件，一方關係共黨陰謀，另一方面涉及胡漢民的『市井小人』兄弟的參與。由於廖案演變到後來胡漢民的被放逐，何香凝、廖承志的投共。我們回憶到國民政府在南京初成立時，高唱『黨內無派、黨外無黨』云云，實在是與事實大相逕庭。

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後，汪精衛與孫中山歷史上的關係，汪的口才，汪的丰度，汪的儀表，汪的文采，在當時革命浪潮中，可以說無一不是青年人的偶像。我於民國二十一年能聽到汪精衛在抗戰正燭時出奔河內勾結日本之前的最後一次演說，爲我平生奇遇。

，但也了解汪精衛是因政治上『窒息』時所被迫走的一着死棋。

在最後演說時的兩年前，我曾於某一天耑心一志地在無線電中聆聽汪精衛講『民生主義經濟』，對如此大題目言，汪精衛演說中例證空泛，論點平平，聽後令我大失所望。

據傅秉常所述，葉公超的叔父葉恭綽與胡漢民是同科舉人。汪精衛在番禺（廣州）考秀才被錄取案首（第一名）時才十六歲，廣州爲西南文物薈萃之地，而汪精衛能在千百士子中脫穎而出，可見其天資之卓越。

胡漢民與汪精衛俱爲孫中山左右手，均

一時之雄。撇開政治恩怨不談。胡漢民通日文，凡日語新書以及英美新著均購讀甚勤，且常進一步邀請深通英文友人如王寵惠、傅秉常等前往批評討論，因此胡漢民對世界大勢，瞭如指掌。汪精衛善演講，才思敏捷，文章簡潔，應付事務手腕極靈活，黨人每於請他改文章時，援筆立就，令人心折。缺點是欠誠摯、易衝動，才華外露，不夠深沉，所以求知若渴的胡漢民，對汪精衛的評語是：『很能演講，頗會作文，絕無學問』。傅秉常談到汪精衛欠缺高深學問時舉例說明，謂汪精衛留法多年，而未習法文，日常亦僅瀏覽中國詩詞一類的書籍，可見他並非勤研學問的革命家。

民國十四年孫中山逝世時，係胡漢民以代理大元帥名義，主持政務。及至七月改組

宣布成立（廣州）國民政府由政治委員會選舉主席時，因胡漢民未出席，汪精衛竟以出席委員十一人中，得十一票，而當選主席。

此事鮑羅廷居功不小，亦是汪精衛、胡漢民完全決裂的開始。在新政府中，胡漢民仍以外交部長名義留任，旋因廖仲愷被刺案『文華堂派』涉重嫌，胡漢民被放逐莫斯科。十五年四月始返國。當時鮑羅廷氣燄薰天，因此胡漢民、傅秉常等皆離粵，國共分裂，直到蔣中正北伐成功在南京重組國民政府時，胡漢民、孫科、傅秉常等始由歐返國。

謙謙君子五德兼備

胡漢民任南京國民政府之首任立法院長，此時，傅秉常先協助胡漢民起草五院組織法，又因治外法權即將取消，故民法起草一面向須顧及國情，同時尤須符合民主國家一般水準，因此傅秉常在新組成之立法院中，同時擔任民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暨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兩項工作，備極辛勞。

在外交任務方面，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抗戰軍興，十二月傅秉常由漢口隨孫科至莫斯科謁見史大林，史大林允援助我國物資、飛機、軍火約二億美元。次年三月，孫科、傅秉常再度赴莫斯科，借款一億五千萬美元，並在回程中訪捷克購買軍火。

民國二十九年郭泰祺由駐英大使任所返國爲外交部長，因與蔣中正不能相洽，遂由蔣中正自兼部長，傅秉常任政務次長，實際

上是代理部務。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傅秉常出任駐蘇大使時，我在迪化吳澤湘特派員公署任蘇聯科科長，因此傅秉常一切赴蘇日程以及飛機票辦理事宜均是由我經手，想不到抗戰勝利後，我竟被派到駐蘇大使館任三秘書，得追隨傅秉常大使左右學習，親炙長者教誨，實為平生幸事。

傅秉常早在第一次大戰結束時隨同中國代表團參加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那一種國際場合時，纔二十三歲，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外交秘書時，二十八歲，嗣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伍朝樞任外交部長，名義上係由郭泰祺任駐滬交涉員兼外交部次長，實際上部務係由駐在南京之傅秉常代拆代行。抗戰發生後，傅秉常兩度隨孫科訪問蘇聯，成功取得克里姆林宮對中國之實質援助。二十九年，蔣中正委員長繼郭泰祺之後，兼任外交部長，傅秉常任政務次長，實際係主持部務。繼由宋子文出長外交時，三十三年傅秉常轉任駐蘇大使。早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舊金山會議通過聯合國憲章之前，美、英、蘇、中在莫斯科發表之四強宣言，國民政府方面即係由傅秉常大使代表在克里姆林宮簽字。一九四九年，由於國勢日非，國軍節節敗退，中共渡江前夕，我政府曾請美英法蘇促成國共和談，傅大使晤見蘇外次親洽。是為傅秉常所完成之最後外交使命。返臺以後，傅秉常再度回歸法學界，在司法院副院長任內於五十四年（一九六五）七月二十九日逝世。

慰慈適于役海外，未克親侍易簣，常覺歉忱。

傅秉常受伍廷芳陶冶裁成，追隨孫中山。時革命陣營中黨同伐異，各持己見。傅秉常卓爾不群，周旋於派系之間，化異求同，

患侵凌時，爭取外援。其持躬也，平易近人，謙謙君子，表現出孔子所說的溫良恭儉讓五德。今年適當傅秉常百歲冥誕，援筆恭述

，實不盡耿耿追思之意，丙子仲夏於譯署。

三國人物新論

定價一〇〇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彩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歡迎購閱，定價台幣二〇〇元。郵撥○七三九三三一一號聖文書局帳戶

中外文庫

之二十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一二〇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七三九三三一一號聖文書局帳戶